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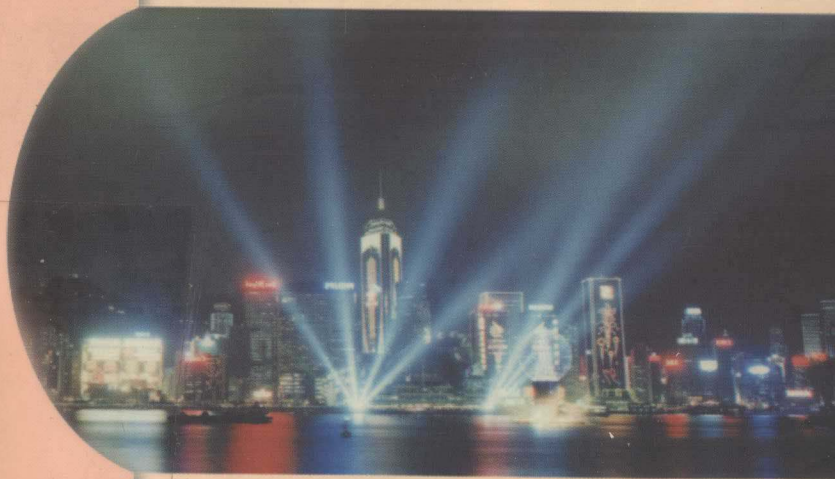
XIANG GANG XIANG GANG XIANG GANG XIANG GANG XIANG GANG

# 香港

# 香港

# 香港

(香港) 汤世平 著



新纪元作家文丛

中国文联出版社

# 香港、香港、香港

汤世平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香港、香港、香港/汤世平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0.5

(新纪元作家文丛)

ISBN7-5059-3567-4

I. 香… II. 汤…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2418 号

---

书 名	香港、香港、香港
作 者	汤世平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尹龙元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北京振兴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8.5
印 数	0001-2000册
版 次	2000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7-5059-3567-4/I·2726
定 价	138.00元(本册:18.00元)

---

## 内 容 提 要

第一辑“香港、香港、香港”是一组内容联贯的记实短篇小说，十几个平凡的故事，叙述一群普通香港公民的欢乐、忧愁，和使人心酸，发人深省的遭遇。在读者面前展现一个真实的香港下层社会。其中“厄运难逃”，“炒鱿鱼”、“红斑的喜剧”、“男人街历险记”四篇，“1764283”、“红包”、“他和她”三篇分别八八年九月号和九零年十一月号《小说月报》转载。此次出版略有修改。

第二辑“双重叛逆”为精炼长篇。台湾出生的孤儿张进财，从小被日本医生收留并随之参加侵华战争，后逃出日本军营参加国民党部队。解放前夕在台湾巧遇医生的妹妹美枝子，两人产生刻骨铭心的爱。不幸美枝子被权贵污辱，张进财愤而从金门回大陆投诚。

后来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每况愈下，最后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刑二十年。四人帮垮台后提前释放但未彻底平反，生活中受到不公平待遇，最后又叛逃香港。

在港期间，为沟通两岸民间交流作出贡献，同时创造了大批财富并与美枝子再度重逢。然而台湾当局一直拒绝其返台要求，使之难图叶落归根的梦……

# 作家梦

——代序

慕贤

随着改革开放的汹涌浪潮，各行各业的精英人物纷纷下海经商，这些时代的弄潮儿正儿八经地大笔捞钱，潇洒自如的大把消费。如果说值此大好时机，有人本来置身商海，却反而丢开赚钱的正道，把大好光阴用来爬格子，弄穷酸气十足的文学，岂不有点儿傻？

然而，生活中偏偏就有这种傻瓜，是个叫汤世平的人。我认识他，还是十几年前的事。

是我的一位朋友王平带他来的，说要我收下这个徒弟。其实我心里清水一般，知道这是王平的花招。他自己是名声赫赫的青年作家，随便教上三两招花拳绣腿，就足够人家受用一时，却居然推给无所建树的我，其实是在玩一个小小的阴谋。明摆着窥中我是个编辑，手中掌握着发稿的方便。

王平还口若悬河，介绍说来人是个体户，在热闹的南门口开了一家小百货店，卖衣服，卖皮鞋，卖这这那那。潜台词似乎是说倘若今后想去买点甚么，可以弄个七折八扣的优

惠。这简直是对我这个穷编辑诱之以利。

但我这人一身书呆子气，历来迂腐得很。听到是个体户心里马上就冷了半截。一个终日想着孔方兄的人，身上能有几个文学细胞。那种铜气和文气混在一起，恐怕就是狐臭与香水中和的味道。不过我死要面子，不好意思当面回驳，便要他放下文稿以后来听意见。

拜读大作，果然。

望着那些质量优良的稿纸，心想：汤世平呀！汤老板！你白天赚钱，晚上花钱，半夜三更打着瞌睡写几行歪歪倒倒的字，就算是写了小说？

他来听意见时，我却又不敢这么讲，若讲了怕他到上面去告我一刁状，说我对扶植新人态度恶劣，对作者来稿不负责任云云。老天，我的小饭碗儿岂不要过河。于是，只好敷衍个一二三四条意见，想打发他一走了事。

谁知他却锲而不舍，几天后把改稿又送来。这次读完，我竟把书案一拍，大骂了一声：这小子！原来，他居然认真地听了我的意见，而且思考，而且举一反三。稿子当然就变了面貌。

这次，我是急切切地盼着他来了。

他来，我们就胡聊海侃，听他道出一段艰辛的人生之路。他当过知青、工人、个体户，做过沙发、搞过摄影，摆过小吃摊，好一阵搏，才搏出一间小百货店。

交谈中我发现他拼命向孔方兄靠拢，却又拼命不往那个眼眼里钻。因为他另外还有一个梦。他从小就喜欢读书，读小人书，读大人书，读世界名著。“四人帮”倒台后，他可以

通宵达旦去新华书店排队，为了买一册红楼、买一册莎士比亚……

他做着—个作家梦。

当然，我们也谈他的稿子、谈文学、谈技巧、谈生活、谈思想。从胡侃中去看他，我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老板模样，倒更象个朴朴实实的工人。他中等个头，壮壮实实，穿着也极随便，笑起来憨厚中夹着谦逊。唯有说话却了不得，嘴皮儿轻轻一碰，发出的声音特大。我真猜不出，当年他和太太谈情说爱，是怎样讲悄悄话的。

他说太太已在香港定居，自己也曾多次去香港探亲。我问他感受如何，他根本没有讲香港的花花绿绿，却平平实地讲出自己的切身感受……我听得跳起来连忙说：你写你写你写，你就写这些。

於是他一连以“香港、香港、香港”为题写了十几个短篇。真实地向读者展现他眼中的香港。开始几篇拿来我看时，我还俨然摆出一付老师的架子，帮他推敲、斟酌，从剪裁到结构、到人物，还帮他出出主意。到后来，笨拙如我者，只说得：“要得”、“要得”、“蛮好了”。

这些文章，后来陆续在《湖南文学》发表，立即受到《小说月报》重视，先后两次转载了七篇，这就是本书的前半部。

现在他已经定居香港，又从打工开始起步奋斗，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再次站稳了脚根，同时更没有忘记自己的初衷，以一个熟悉的人物为原型，写出了新作“双重叛逆”。同时也凑成了这本很有些份量的集子。

他的小说写得相当朴实，朴实得像他本人。直到今天我仍然无法从他身上闻到一丝丝老板味道，更不要说一个香港老板味。就是文人的酸腐味儿也闻不着。倒是常常会透出满身的机油味。因为不久前他从香港返回大陆，独资办起了一爿机械厂。

如今厂办得很红火，小说也写得越来越成熟，但为人却一如既往。既不以作家的身份招摇过市，也不以香港老板的身份花天酒地。甚至什么歌舞厅、夜总会的门朝哪方开都不知道。就连全国风行的麻将、扑克他也不沾边。

他的空闲时间全都用在了读书写作，白天晚上，一行两行，一段两段，每篇小说都是从紧张的谋生间隙中，像榨油一样一点点榨出来的。

他说：我赚钱是谋生，写作是理想。

的确，生活给他安排了一张老板桌，他却坐在这老板桌前造就了一个作家。



# 目 录

作家梦 (代序) ..... 慕 贤 1

## 第一辑 香港、香港、香港

妻子的故事 .....	3
竹篙风波 .....	3
逃赌记 .....	10
三十七计 .....	16
走鬼 .....	24
乔迁 .....	30
丈夫的故事 .....	38
厄运难逃 .....	38
男人街历险记 .....	44
1764283 .....	51
红包 .....	58
弄巧成拙 .....	65
游园惊骗 .....	72

他和她的故事 .....	80
炒鱿鱼 .....	80
红班的喜剧 .....	87
垃圾风云 .....	93
彩票趣闻 .....	101
他和她 .....	107

## 第二辑 双重叛逆

第一章 .....	123
第二章 .....	132
第三章 .....	141
第四章 .....	151
第五章 .....	159
第六章 .....	169
第七章 .....	177
第八章 .....	187
第九章 .....	196
第十章 .....	204
第十一章 .....	214
第十二章 .....	223
第十三章 .....	232
第十四章 .....	240
第十五章 .....	248
第十六章 .....	257

# 第一辑

## 短篇小说

### 香港、香港、香港



# 妻子的故事

## 竹篙风波

看来很多民间流传的俗语，都包含着一定的哲理，比如说“竹篙打水满塘动”这句话，就使我印象颇为深刻。想不到一根普通竹篙，竟在我平静的日常生活中搅起一堆烦恼。

认真追究起来，也许可以将责任推到在港居住多年的父亲身上，想必他老先生已经完全习惯西方世界盛行的独立自主精神，因此几年来虽然不惜余力，主动帮我办好来港定居手续，但我来港半月后，便慎重其事吩咐我自己另外租房，单独去过独立的生活。才使我在这间独特的寓所中，遭遇到这样独特的麻烦事。

当我第一次跟在肥胖的包租婆后面踏进这栋旧楼，还真佩服这位独具匠心的中年妇人，居然能在面积不到六十平方，本应作为货仓的建筑当中，横一道竖一块分隔成大小不同的七个火柴盒，然后塞进七户人家。我想如果有人慧眼识英雄，请她去设计沙丁鱼的包装，各厂家的订货单肯定会如严冬飞来的雪片。

我栖身的地方不到十平方米，四面都是用夹板钉成的墙。墙的上方，开着只有船舱里才看到的小圆洞，靠着这些园洞，通过

邻居领地借来一缕光亮。

整个公寓能够见到天日的地方，只有七家共用的厨房和卫生间的两个小窗户。七户人家的晒衣场所，也就只有两个窗户外面连接的角铁架。

每天清晨，七根长短不同的竹篙便在单薄的角铁架上一字儿排开，把接受阳光洗礼的小小空间分成七个部份，争相飘着五颜六色的各国国旗。

我的那根旗杆，还是前任房客搬迁时特意留下的礼物。那位好心人一则因为和我同厂工作，是租房的介绍人；更重要的是那位年过半百的老单身汉，含辛茹苦忙碌了大半生，总算轮到有权居住政府津贴的廉价公房。虽然那张申请还是十年前送到房屋署的。但终归在有生之年结束了租房困境。

我真羡慕那位走运的先生，今后可以在属于自己的居室中，放一台包括烘干的全自动洗衣机，无须再在领空插上旗杆，去接受太阳的恩赐。其实那种洗衣机的价钱并不昂贵，每台还不到我月薪的三分之二，关于这些，刚来时我便已经在商店里打听得清清楚楚。

想起来也算活该有事，那天工厂老板家的少爷成亲，所有打工仔除派出代表参加婚宴，特别恩准其余的全部放假三天。

我尚不够代表资格，正好偷闲在家整理内务。无意中拖出床底下的皮箱，发现几件从大陆带来的毛衣，因为香港气候暖和，一直藏在深闺无用武之地，而今摸起来有些湿润。便把它们一件件取出来，送到窗外属于我的领空中去见见阳光。

那根比角铁架稍许长出几寸的细细竹篙，平日养尊处优，通常都只需挂几件单薄的夏季衣裳，从来没有肩负过如此重任。几件毛衣压在身上，瞬间便被压得弯腰驼背，在一阵痛苦的呻吟中滑出轨道，径直从十层楼上往下逃窜。

未等我清醒过来，它的行程已经被九楼一排同行挡住，这个临阵逃脱的家伙连同身上的负荷，通通被拦在架子上摇摇晃晃，看来心有余悸，大有挣扎着继续逃亡的趋势。

我心中一喜，连忙从大厦拐角处的楼梯间转到九楼，在相应的位置找到那块相同的门牌号码。也没有考虑其他，便急匆匆敲响门铃，心想只要打开九楼的窗户，一切问题便都迎刃而解。

随着门铃的响声，我听到有脚步趋向门边，同时传来一阵唏唏嘘嘘的声音，肯定是房主通过门上的猫眼，在小心观察外面的情况。但这段观察的时间长得使人心焦，我急促不安地等了四五分钟，房门里还是没有动静。

我牵挂那几件悬在空中的衣服，便继续在门铃上使出力气，同时还习惯地在房门上捶了几下。

突然脚步声匆匆离去，房间里传来拨号的声音，好象有人在挂电话，我断断续续听见一个女人惊慌失措的声音，似乎是在向警方报警求救。

糟糕，我这副陌生的面孔加上气喘呼呼的神态，肯定被主人误认为是企图破门行劫的歹徒。虽然同是女人，我的模样看起来也并不凶恶，但香港社会鱼龙混杂，而且男女双方紧密配合的雌雄大盗也很多。早几天电视台的专访节目中就报导过一则新闻：有对胆大包天的狗男女，专门利用女方伪装成政府公务人员，以各种借口骗得无知的老弱妇幼打开房门，然后双双入室行劫……

我很快也感染了房主惊慌失措的毛病，无端产生了恐怖情绪，如果再呆在这里敲门，只怕会有一场新的麻烦。香港警察闻召即来的速度，我是早有耳闻的。

快快地回到楼上，我不禁想起大陆宽敞的住房：单独的厨房比现在七家共用的地方还要大一倍，十二平米的阳台，可以晒上五十件衣物，真不知为了什么，当初拿到来港通行证，竟会那样

兴高采烈，不顾一切地勇往直前。

窗外面那几件衣服依旧留在被阻拦的地方，但看得出来，经过你推我挤，都已经滑到紧靠外墙的边缘，继续往下逃窜的可能性更大。

面对这个难题，我急中生智，忙取下邻近的一根旗杆，匆匆在杆头绑上两根竹篾，做成一只简单的钩子，想伸到下面去把衣服钩上来。谁知我的行为弄巧成拙，刚拨弄了两下，非但没有钩上一件衣服，反而把竹篙一下捅到了地面。

幸好窗下是一条行人不多的僻静小巷，竹篙落到地上，没有造成大的伤害，仅是几件毛衣，刚好罩在一位路过的妇女身上，碰翻她手中提的什么东西。真要谢天谢地，总算没有发生头破血流的人身事故。

然而，香港是尊重人权的，下面那位女士完全可以抓住竹篙打场官司。我深知罚字当先的香港，任何看来不起眼的小事，弄不好都得从口袋里往外掏钞票，而且几件毛衣的价值，加起来也是一笔可观的数目。

于是我急忙放下手中临时制成的工具，找来住在隔壁的周阿婆帮我临窗监视，然后乘电梯飞身下楼，想在巡警到来前捡回衣服，同时找那位受害人协商，私下平息这场纠纷。

等我花了五分钟时间匆匆绕到后巷的出事地点，情形却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小巷里寂静无声，几件毛衣凌乱地躺在地上，似乎在向我招呼。我急忙清点数目，一二三四，居然一件不少，然而那根闯祸的竹篙和被毛衣罩住的妇女，却都不知去向。

使我更加奇怪的是，毛衣下面居然遗留着一包被竹篙扫落的糖果。我连忙捡起来打开一看，嘿！精美的包装十分熟悉，真巧，还正是我最喜欢的美国酒心巧克力糖。

我不免有些怀疑，不敢相信天下竟有这样的美事，一根破旧



的竹篙，居然可以换回一包美味糖果。惊奇中不禁又闪出一个念头，莫非那位受害的妇女无暇顾及及其他东西，正迫不及待地拿着罪证到警署报案。

想到这里我不敢久留，连忙拣起几件肇事的衣服，匆匆逃离是非之地。不过慌乱之中，还是没有忘记顺手捎带那包可口的食品。心想即算事主真正带着警察找上门来，至少可以不必再增加额外的赔偿项目。

整整一天，我留在家中等候，时时紧张地注意听着外边的门铃，生怕会有警察敲开房门，送来一张限期去法院接受罚款处理的传票。真要是那样，这个月的生活费用就会全部泡汤。在提心吊胆的恐惧中总算渡过了十几个钟头，直到电视屏幕上映出晚安的字样，我才惊魂稍定。

谁知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第二天早晨，我端着一盆已经洗好的衣服，准备去卫生间晾晒，只见隔壁的周阿婆也捧着一包东西，慌慌张张地跟在后面进来，并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飞快地奔向窗前。

“早晨！阿婆。”

我和往日一样客气的招呼。

“唔唔！早晨……”

“阿婆，您洗东西要帮忙吗？”

“唔唔……这床单……”

也许她嘴里塞满正在咀嚼的面包，难以把话说清。便一面支支吾吾，一面飞快地抖开手中的床单，“唰”地一下，整个占住窗外那根属于她的竹篙。

我无意中向窗外一瞥，突然觉得外面空荡荡的，完全没有往日那种旌旗林立的威严气势。仔细一看，才发现角铁架上凭空少了五根旗杆。